

河南博物院学术文库



琬琰流芳 河南博物院藏碑志集粹

A Gallery of Ever-enduring Epigraphic Masterworks : Selected from the
Monumental Inscriptions and Epitaphs Collection in the Henan Museum

主编 / 谭淑琴 中州古籍出版社



河南博物院学术文库

琬琰流芳 河南博物院藏碑志集粹

A Gallery of Ever-enduring Epigraphic Masterworks : Selected from the
Monumental Inscriptions and Epitaphs Collection in the Henan Museum

主 编 / 谭淑琴

副主编 / 刘小磊 黄林纳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琬琰流芳: 河南博物院藏碑志集粹/谭淑琴主编.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348-5526-9

I. ①琬… II. ①谭… III. ①碑刻-汇编-河南省
②墓志-汇编-河南省 IV. ①K87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14344 号

责任编辑: 吕兵伟 周 媛

责任校对: 黄 林

出版社: 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发行单位: 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郑州测绘学院印刷厂

开 本: 880mm×1230mm 1/16

印张: 18.75

字 数: 250 千字

印数: 1-2000 册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0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河南博物院学术文库

编辑委员会：

主 任：田 凯

副 主 任：杜启明 丁福利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 玮 刘 康 刘玉珍 李 宏

李 琴 张锴生 翟红志

主 编：田 凯

副 主 编：杜启明 丁福利

执 行 主 编：张锴生

琬琰流芳——
河南博物院藏碑志集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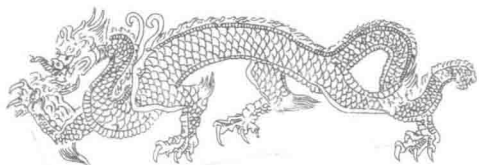
主 编：谭淑琴

副 主 编：刘小磊 黄林纳

执 笔：谭淑琴 刘小磊 黄林纳

摄 影：牛爱红 秦 一

序言一



岁月荏苒，日月如梭，转瞬之间河南博物院自1998年新馆建成后已走过了17个春秋，如若从1927年建馆之始算起，已度过了88年的历史进程。其间征集各类藏品数量多达十数万件，包括陶器、瓷器、青铜器、金银器、书画、石刻等，其中古代文字石刻碑刻墓志是收藏的大宗，由于材质的特殊性，石重难移，其收藏经历也颇费周折。

河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许多朝代在此建都，洛阳、安阳、开封等地是许多朝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洛阳地区，周围的邙山、龙门山、万安山等地域是久负盛名、重叠埋葬的墓域。作为文明史料载体的碑刻墓志，尤其是墓志的出土向来以出土数量多、时代蝉联、内容丰富、书法精湛著称于世。清代由于铁路建设的施工，许多文物陆续出土。其中有一部分出土的石刻在民国时期由河南省建设厅移交到原河南省博物馆。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从开封迁到郑州，由于运输困难，将这些石刻留给了开封市博物馆收藏，其中有洛阳出土的墓志达800多件。现今河南博物院所存碑志来源可分为三类，一类系民国时期旧藏，如汉魏石经残石；一类系科学考古发掘随墓主陪葬的文物一同移交而来，如北齐范粹墓志和隋张盛墓志；另一类为1997年河南博物院成立后，在省政府支持下，从省内各地调拨而来，如唐崔祐甫墓志、宋王拱辰墓志、元张思忠神道碑等等。本书所选碑志石刻涵盖了上述三大类的来源，其中以1997年从全省各地调拨而来的碑志石刻为重。这些石刻虽然收藏经历各不相同，但都历尽沧桑岁月，烙上时代的印记。

碑志石刻是墓主人一生事迹的记述，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资料。这些墓主人大多为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上至公卿朝臣，下至县令小吏，他们在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涉及当时政治、社会、文化、民族、军事等方面的记载极其丰富。而那些为正史所不屑的下层人物，如一生未做官的隐士、官宦人家的妻妾，还有地位卑下的乳母、宫人，也在墓志中大量涌现，使碑志文犹如历史的万花筒，映射出绚丽多姿、琳琅满目的历史画面。相比于正史记载更能让我们了解当时真实的社会状况和各阶层人物斑驳陆离的人世生活。既可补正史之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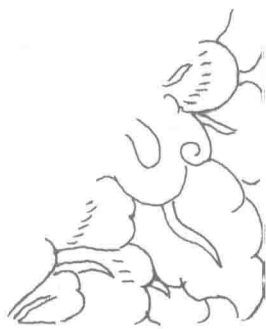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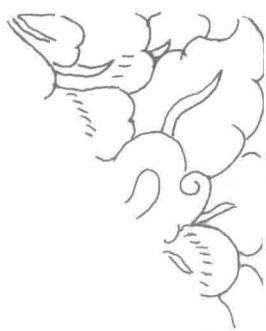
失，亦可纠史载之讹误。碑志石刻无疑也是书法艺术的殿堂，深受书法爱好者珍视。碑志文或篆或隶，或楷或行，异彩纷呈，有些书丹者为当时书坛巨擘，代表了当时文字艺术发展的方向，成为后人临摹、学习的范本。碑志石刻无疑也是文学艺术的宝库，历代碑志文顺应时代的发展文体各不相同，或骈文、或散文、或四言诗、或楚辞体，有些碑志文出自当时文坛名家，有的出自墓主的亲朋好友，他们点石成金，使碑志文成为卷帙浩繁的古代文学宝藏。除此之外，碑志石刻在经学、文字学和考古学等方面的价值自不待言。如今，随着碑志文物的不断发现，碑志所具有的其他方面的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信息储量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学者们的研究已从单一转为多元，从平面转为立体。遗憾的是河南博物院藏碑志石刻尚未系统的编纂和研究，以往学者的研究较为零碎和片面，不能全面系统地满足大众的需求。另外由于展厅面积有限，大部分碑志石藏在库房中没能与大众见面。有些近年来新发现的碑志，尚未公开发表，公之于世。这与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显然不相适应。把这些珍贵的碑志石刻，汇编成册，图文并茂地呈现出来，是广大观众和学者们的需求和企盼，也是河南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古文献整理的一项重要学术成果，可以说《琬琰流芳——河南博物院藏碑志集粹》的出版填补了多年来我院碑志石刻综合性研究方面的空白。

“丰碑磨琬琰，潜德播芳馨。”碑志石刻是古人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也是历史留给今人的一笔潜力无法估量的文化宝藏。读碑就是在读古人的生平传记，学习古人道德伦理、高尚情愫、忠义孝悌的传统文化思想；读碑就是在读古代的文学作品，用心灵去体会古人作品的艺术魅力并聆听古诗楚辞的优美旋律，从而获得美的享受；读碑就是重温历史与文化，更深地理解古人尊祖敬宗、恪守礼制的文化信仰；读碑就是在与古人对话交通，尊重他们的目的和愿望，同时接受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洗礼。这在当今社会仍具有现实教育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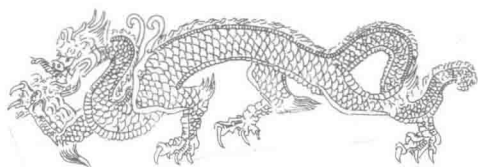
博物馆承载着文化遗产的收藏、研究与文化知识传播的多重使命。此次编纂整理的碑志是河南博物院所藏碑志的一部分，研究之路还很漫长，有计划地整理研究和利用古代文化遗存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琬琰流芳——河南博物院藏碑志集粹》问世之时，谨向所有为本书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河南博物院院长
二〇一五年九月



序言二



古代铭刻材料，一直是具有五千年文化历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中极富价值的瑰宝之一。古代文化历史借之传世，中华礼仪文明借之延续，无数古代社会之谜借之破解。而石刻材料则是古代各种铭刻材料中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形式最多样的一种。

自从汉代开始，古代文人就在不断地利用、汇集、传习着历代的石刻资料，形成了数以千计的有关石刻的著录。但是如此之多的专门著录仍然未能把历代曾经刊刻出来的各种文字石刻完全记录下来，尤其是近代以来，地不爱宝，越来越多的古代石刻出土问世。呈献给人们的重要资料也就越来越多，汇集、整理、考证与研究这些古代石刻，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日益引起国际汉学界的重视。因此，作为有关研究的基础，整理汇编古代石刻资料并将其公诸于世，应该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作。国内收集保存古代石刻的文博考古单位，正在为这项工作不断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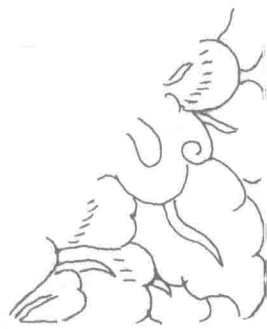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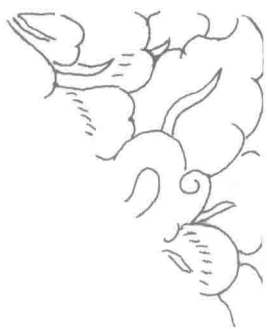
河南地处中州，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源地，而且长期以来都是文化文明与政治经济的中心地区。自然，这里会遗留下来众多雕刻精美、文词俱佳的历代石刻材料。从历代金石著录的记载与近代以来古代石刻的出土情况就可以看到：河南出土的古代石刻，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是国内数一数二的。从战国时期的宗庙碑表、汉袁安碑、晋三临辟雍碑到唐升仙太子碑、嵩阳观感应颂、宋回銮碑，从于右任等人收集的北朝墓志、张钫的千唐志斋藏志到本世纪出土的宋陵陪葬墓志，从南阳等地的汉代画像石、龙门的北朝隋唐佛教石窟造像到北宋的彼岸寺石幢，从汉魏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到临汝汝帖、百泉碑廊。形制各异，内容丰富，数以千计的历代石刻，无一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遗珍。

近代以来，公立机构收藏保护古代石刻，也是以“河南为天下先”。早在民国初年，河南省建设厅就曾经收藏各地新出土的墓志等石刻文物，并将这些石刻转给当时设在开封的河南省博物馆管理。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省会转至郑州，这些石刻就转交开封市博物馆保管，至今仍是国内较大的一处古代石刻收藏。现河南博物院在1998年建成新馆后，扩大收藏，

陆续征集了一批原来收藏在河南各地的著名碑刻墓志等石刻文物，使之成为馆藏文物与展出文物中的重要组成。这些石刻文物有些曾在考古简报或研究文章中介绍，更多的则还没有刊布，详细资料很少面世。这对于相关研究与鉴赏，对于了解河南博物院的院藏全貌，都是一种遗憾。现在，河南博物院专门组织研究人员对院藏碑志进行整理编辑，并认真加以研究考证，将它们的全部信息资料详细予以介绍。这是有益于保护与发扬优秀传统文化、有功于学界的重要成果，填补了这一方面的学术空白。

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在近几十年间得到了飞速发展。展览馆舍的建设、馆藏文物的保护与研究、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等方面都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好水平。很多博物馆都在编集出版自己馆藏的文物珍品，以展示中华古国历史文化的辉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古代石刻，是现存石刻中最精彩、数量最大的组成部分。我们曾经多次呼吁组织力量统计与编纂全国现存石刻总目，从而更好地保护与利用数以万计的古代石刻资料。博物馆所藏石刻的编目与整理，应该是这一工作的基础与骨干。二十世纪末以来，首都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西安碑林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与文物部门都编集过馆藏的以及当地的石刻文物专辑。如《辽宁省博物馆馆藏碑志精粹》、《北京文物精品·石刻类》、《宁夏历代碑刻集》、《碑林全集》等。此外更有各地县市一级的文博单位编集出版的地方性石刻集录。如《辽上京地区出土的辽代碑刻汇辑》、《涿州贞石录》、《嘉兴历代碑刻集》、《泰山石刻》等等，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这一类石刻著录已经出版了一百多种，图文并茂，正在越来越完善地揭示保存至今的中国古代石刻全貌。现在河南博物院也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把院藏石刻汇集整理，公诸于世。这一工作必然为掌握中国古代石刻的全部内容，构建详尽完全的石刻资料库增添一块坚实的基石。

和其他有关石刻著录一样，《琬琰流芳——河南博物院藏碑志集粹》一书也展示了清晰精美的石刻拓片图版。但更值得称道的是这部著作对所藏石刻逐一作了完整的释文与标点，并有详细的说明，将有关信息一并展示，有利于石刻资料的全面理解与运用。由于本身的特殊性，金石材料及其拓片具有较高的文物与史料价值。对它的鉴定、保护、编目整理也就不同于一般书籍，而要求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如古文字学、古文献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文物鉴定等方面的知识。可以说能够从事石刻整理的人都表明其具有了较高的学术造诣。著名学者陈垣先生早就说过：“抄碑难，校碑更难。”石刻铭文中充斥着历代的各种异体文字写法，具有真草隶篆各种书体，还经常出现脱字、衍字等现象。因此，要得出一份完全正确，能够反映出石刻内容原貌的录文，需要深厚的古文字与古代文学功底。与其他石刻著录的释文相比，本书的录文标点更加正确可靠，表现出作者的





努力与较高的学术水平。

本书对古代石刻的认识与研究体现在《概论》部分中。这一概述梳理了古代石刻的演变与发展，提出了自己对碑刻墓志发展过程的意见。并且对河南博物院所藏石刻的来源、收藏情况，以及它们在历史学、文学、书法艺术等方面的重要价值做了分析与介绍，是通过认真解读与研究这些碑刻墓志材料后得出的科学结论，有助于读者对河南石刻的理解与使用，为本书增色不少。

略感遗憾的是：至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石刻著录都采用选集的形式，择取精美重要的石刻成集，而不是一地、一馆的全部石刻汇集。这对于学界了解现存历代所有石刻的企望来说，尚不得满足。我们希望，今后类似的石刻编集中，至少附带提供一个一地或一馆所藏的全部石刻目录，使我们能够瞻望中国古代石刻宝库的烁烁辉光。

赵超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二〇一五年八月



凡例



一、本书收入河南博物院藏碑刻墓志共 64 件（套），其中以墓志为多，数量占百分之九十。每件均根据拓片录文标点。馆藏碑石中原石严重残损，拓片文字无法辨识者均不收入。

二、本书收入的碑志年代，上自东汉，下迄明清。墓志年代以葬年月日为准，其他以刊石立碑之日为准。同一年中年号改动者，依葬月所属年号归属。

三、本书收录的碑刻墓志按年代的先后进行统排。全文前有概述，末有后记。著录的碑刻墓志包括条目说明、释文和图版三部分。

四、所收碑刻墓志均以现行标准规范的简体字录文。各种异体、别体均改为通行正字。假借字一般不改动，保持原状。原墓志铭文中的衍字、脱字、错字等现象一般保留原状，如北齐范粹墓志倒数第二行，“涂车菊马，器魂衣，云起朱盖，风拂素旗”，“器魂衣”一句中漏刻一字。有个别脱字经考证可代为补充，则在补充的字前后加括号注明，如唐任瑗墓志中：“门承钟（鼎）”，“天（宝）十载十二月卒于家”。但己、已、巳等碑中惯错字，据碑中原意径改。

五、限于篇幅，原碑刻墓志铭文中的空格未予保留。由于避讳等原因，文中往往有空格，或有其他未知原因造成的空格。录文时则将上下文连贯行文。如元《张思忠神道碑》中：“君讳思忠，字。”“字”后有空格，此文中：“孙女人，曾孙男人，曾孙女人。”“人”前皆空格，在录文中则不保留。有些志文则在谥号后及年月中有空格，也一并去除。如隋《杨昇墓志》中：“谥曰公，礼也。”谥曰后空格，请在阅读时予以注意。如有不通之处，均为原志刻写中固有的问题。

六、为查对便利，保存原拓本中的行款，释文中在原志石每行末字下

加“/”号以区分。

七、原志石残泐不清，无法确识之字，以□号注明，可反映出石刻残损现状。有些字残泐，但经考证知其意者在推定的字外加□表明。

八、河南博物院藏墓碑与墓志没有重名现象，故目录中墓碑与墓志的名称一律使用简称，以文中所记人物姓名命名。不知其名的以文中对墓主的称呼命名，如有些女性墓志中多不记其名，可依文中夫名加姓氏的方式作标题，如“戴师倩夫人颜氏墓志”。墓志中不知其姓的，名前加□表示。

目 录

◎序言一/001

◎序言二/003

◎凡例/007

◎概述/001

一、东汉/023

1. 袁安碑

东汉永元四年(92年)/025

2. 甘陵相尚府君之碑

东汉(25年-220年)/027

3. 《熹平石经》残石

东汉熹平四年至光和七年(175年-183年)/030

二、魏晋南北朝/035

4. 《正始石经》残石

三国魏正始二年至十年(241年-249年)/037

5. 徐义墓志

西晋元康九年(299年)/041

6. 司马悦墓志

北魏永平四年(511年)/046

7. 元苌墓志

北魏熙平二年(517年)/050

8. 元怀墓志

北魏熙平二年(517年)/053

9. 元乂墓志

北魏孝昌二年(526年)/056

10. 元延明墓志

北魏太昌元年(532年)/061

11. 竇泰墓志

北齐天保六年(555年)/066

12. 娄黑女墓志

北齐天保六年(555年)/071

13. 石信墓志

北齐太宁元年(561年)/074

14. 高允墓志

北齐天统三年(567年)/078

15. 范粹墓志

北齐武平六年(575年)/082

三、隋唐/085

16. 王绍仙墓志

隋开皇五年(585年)/087

17. 口猛墓志

隋开皇九年(589年)/089

18. 张盛墓志

隋开皇十五年(595年)/092

19. 杨异墓志

隋仁寿元年(601年)/095

- | | |
|----------------|-------------------|
| 20. 蒋庆墓志 |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099 |
| 21. 李密墓志 | 唐武德二年（619年）/102 |
| 22. 郭提墓志 | 唐贞观八年（634年）/106 |
| 23. 仇夫人墓志 | 唐麟德二年（665年）/109 |
| 24. 裴府君夫人皇甫氏墓志 | 唐上元二年（675年）/112 |
| 25. 泉男生墓志 | 唐调露元年（679年）/114 |
| 26. 扶余隆墓志 | 唐永淳元年（682年）/122 |
| 27. 屈突季札墓志 | 周天授二年（691年）/126 |
| 28. 王绰墓志 | 周天册万岁元年（695年）/130 |
| 29. 张寿墓志 | 周大足元年（701年）/133 |
| 30. 姚懿玄堂记 | 唐开元三年（715年）/136 |
| 31. 刘德墓志 | 唐开元六年（718年）/140 |
| 32. 卢正容墓志 | 唐开元十九年（731年）/143 |
| 33. 张休光墓志 | 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147 |
| 34. 郭珽之墓志 | 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150 |
| 35. 戴师倩夫人颜氏墓志 | 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153 |
| 36. 张庭珪墓志 | 唐天宝十年（751年）/156 |
| 37. 任缓墓志 | 唐天宝十三年（754年）/161 |
| 38. 李震墓志 | 唐天宝十四年（755年）/164 |
| 39. 李震夫人王氏墓志 | 唐大历八年（773年）/167 |
| 40. 崔曄墓志 | 唐大历十三年（778年）/170 |
| 41. 王媛墓志 | 唐大历十三年（778年）/176 |
| 42. 崔祐甫墓志 | 唐建中元年（780年）/183 |
| 43. 柳存夫人祝氏墓志 | 唐建中三年（782年）/190 |
| 44. 郭恂墓志 | 唐贞元八年（792年）/192 |
| 45. 郭超岸墓志 | 唐元和五年（810年）/194 |
| 46. 温邈墓志 | 唐开成二年（837年）/198 |
| 47. 卢厚德墓志 | 唐会昌四年（844年）/204 |

四、北宋/207

- | | |
|-----------------|-------------------|
| 48. 《嘉祐石经·周礼》残石 | 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209 |
| 49. 《嘉祐石经·周易》残石 | 北宋嘉祐六年（1061年）/213 |
| 50. 王尚恭墓志 | 北宋元丰七年（1084年）/217 |
| 51. 王拱辰墓志 | 北宋元丰八年（1085年）/222 |

52. 吴执中墓志	北宋元祐三年 (1088 年) /230
53. 赵颀墓志	北宋元祐九年 (1093 年) /234
54. 任夫人墓志	北宋元符二年 (1099 年) /239
55. 苏适墓志	北宋宣和五年 (1123 年) /242
56. 苏适妻黄氏墓志	北宋宣和五年 (1123 年) /246

五、元明清/251

57. 宁玉墓志	元大德六年 (1302 年) /253
58. 渔庄记碑	元大德十年 (1306 年) /257
59. 张思忠神道碑	元至元六年 (1340 年) /262
60. 陈妙宝圹志	明永乐十八年 (1420 年) /266
61. 王百禄墓志	明弘治六年 (1493 年) /268
62. 王越墓志	明弘治十二年 (1499 年) /271
63. 孙养素墓志	明崇祯十二年 (1639 年) /275
64. 林则徐书《般若波罗密多心经》刻石	清道光十五年 (1835 年) /279

◎后记/283

概 述

石刻作为人们最早使用的文字载体之一，在中华古代文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自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开始，古人汇集与研究石刻材料的学术风气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河南是石刻文物的大省。柯昌泗先生在《语石异同评》中认为，“河南石刻新出土者日多，远在关中以上，论各省石刻，自当以河南为第一，他省不得方驾也”。

古代石刻的类型，根据刊刻的主要内容与形式可分为文字石刻和造型艺术石刻两大类。而文字石刻可以根据石材是否为人类加工制作分为两种，在天然石块上或原石壁崖上雕刻的文字称作“刻石”，没有固定的外部形状，如石鼓文。碑志则属于经过人类的艺术加工、具有一定规则形状的、具有时代的连贯性和使用的普遍性的文字石刻，在古代石刻中占有重要地位。碑刻与墓志是有区别的，明张鼎思《瑯琊代醉篇·碑志》云：“碑犹立于墓，道人得见之，志乃藏于圹中，自非开发，莫之睹也。”但二者在内容、文体格式、发展演变上有密切的文化渊源，所以人们往往把二者并列起来进行研究考证。清姚鼐《古文辞类纂》将墓志列为“碑志”，在《古文辞类纂序目》中说：“碑志类者其体本于诗，歌颂功德，施于金石。”今人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列有“碑志文”一类。清叶昌炽《语石》则说：“凡刻石之文皆谓碑。”故碑文亦可泛称碑志二者。在传统的金石学中，对于石刻的研究以文字考释、史料校勘与考证为主。自宋以来有许多金石学著述偏重于碑志文字石刻的收录与研究。在这方面，宋欧阳修、赵明诚有开创之功。近世罗振玉、赵万里、马衡等，无不以大量篇幅收录河南碑志石刻，使碑刻墓志成为金石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当今包括碑志研究在内的古代铭刻学亦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门类。碑刻和墓志是中华民族极其宝贵可观的文化遗产，在人类文化史的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河南碑刻墓志出土数量极其庞大，历史跨度久远，始于汉魏，历经南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可谓汉代以来中原地区两千多年来的一部石质的人物传记与历史记载，同时也是中国书法艺术发展演变的真实体现。河南博物院自1998年新馆建成至今，陆续征集省内各地碑志70多件，其中不乏名人佳

作。本书精选64件(套)汇编成册,年代从东汉至明清,是了解中原地区历史与书法艺术的窗口。下面从三个部分论述中国古代碑志的起源发展,河南博物院藏碑志来源及历史、书法、文学与语料价值。

一、碑刻、墓志的起源和发展

碑的起源早于墓志,先有碑,后有志,两者在文化上有渊源关系。东汉是石刻文字大量涌现,各种石刻形制开始正式形成的重要阶段。汉画像石、碑刻、门阙、神道石刻、石经等都出现于这个时期,其中以碑刻数量存世最多。碑是在东汉时期脱颖而出的,东汉以前尚未发现具有固定形制的碑刻文字,我们所见的距今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的大型石刻——石鼓文,虽然是存世最早的纪念性石刻文字,但从外部形状上看,这些刻石皆为未经人工加工的天然石质,由于它的形状有些像鼓,唐代文人称作“石鼓”,习称至今。它表现了较原始的铭刻形制。西汉虽然出现了像霍去病墓前石雕马踏匈奴、石虎、石象这样的大型艺术石刻,也验证了那时人们的石雕技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从考古发掘来看,至今为止仍然没有发现形成定式的文字石刻,甚至连秦刻石那样的碣文也没有出现。现存秦刻石残件仅为李斯篆书的秦二世元年刻石,今存泰安岱庙与中国国家博物馆,鲁迅称之“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历代金石著录中收集的西汉石刻也很稀少。故欧阳修在《集古录》云:“余家集古所录三代以来钟、鼎、彝、铭刻备有。至后汉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可得。”究其原因,据宋尤袤《砚北杂记》说:“闻自新莽恶称汉德,凡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严其禁。”东汉时期碑刻大兴,明徐师曾《文体明辨》云:“皆因庸器(彝鼎之类)渐阙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在碑志文的末尾一般都刻有“勒之铭石,永存无毁”、“铭石传芳,期于不朽”、“一镌琬石,长播金声”之类的韵文。另外,东汉出现了百炼钢,百炼利器改变了先前锤和凿进行雕刻的局面^①。

碑的形成发展还有社会、文化等诸方面的原因。从历史文献的记录来看,碑开始是实用的建筑物,在周代就有了,有木质和石质两种。我国记录商周礼仪制度的先秦文献《仪礼·聘礼》中记有:“东面,北上,上当碑。”东汉郑玄注:“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凡碑引物者,宗庙则丽牲焉,以取毛血。其材,宫、庙以石,窆以木。”《礼记·祭仪》也说:“祭之日,君牵牲……既入庙门,丽于碑。”《礼记·檀弓下》:“公室视丰碑。”郑玄注:“丰碑,斫大木为之,形如石碑,于槨前后四角树之,穿中于间为鹿卢,下棺以缭绕。”东汉刘熙《释名·释典艺》释曰:“碑,被也。此本葬时所设也,施鹿卢(辘轳)以绳被其上,引以下棺也。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无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就谓之碑也。”可见碑的原意是没有文字的竖石,是古代宫庙竖在地上的石头,用来观测日影,辨别方向,识别时间的。除此之外,碑中间有孔,孔中穿绳,立于墓穴之旁,古人用它作为拴牲口、下棺入穴的工具。1997年在新郑郑韩故城的战国宫城遗址出土的韩国宗庙碑

^①韩汝芬,柯俊:《中国古代的百炼钢》,《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1-4期。